



# 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

## 流派剧目卷六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编



滑油山

锁麟囊

锁五龙

遇皇后·打龙袍

乾坤福寿镜

廉锦枫

碧玉簪

霍小玉

穆桂英挂帅

黛玉葬花

霸王别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

## 流派剧目卷六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 流派剧目卷. 六 /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034 - 8627 - 2

I. ①中… II. ①北… III. ①京剧 - 剧目 - 选集  
IV. ①J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3476 号

---

选题策划: 曾永晨

责任编辑: 马合省 牟国煜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2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26.75 字数: 39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



## 《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编委会

主 编 张永和 靳 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天 王泓源 王亮鹏 王 焱 王际岳 叶金援 李洪海  
刘 杰 刘连伦 朱龙斌 陈 飞 张永和 宗春启 高远东  
耿 直 徐玉良 梅卫东 梅 玮 曾永晨 靳 飞 解玺璋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王亮鹏

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王子溟 张 田 费秋声 高一丁

## 目 录

滑油山 .....	001
锁麟囊 .....	009
锁五龙 .....	063
遇皇后·打龙袍 .....	073
乾坤福寿镜 .....	099
廉锦枫 .....	203
碧玉簪 .....	231
霍小玉 .....	277
穆桂英挂帅 .....	329
黛玉葬花 .....	365
霸王别姬 .....	381
附 录 .....	413
编后记 .....	415

滑油山



[大鬼上，众鬼卒同上。]

大 鬼 (白) 我乃六殿阎君麾下大鬼是也。今有刘氏青提，作恶多端，将她打在滑油山前受罪。众鬼卒，将刘氏青提押上来!

[众鬼卒同允。]

刘青提 (内二黄导板) 黑暗暗雾沉沉一阵昏暗，

[刘青提上。]

刘青提 (回龙) 一步来到鬼门关。

(白) 鬼哥，唤我何事?

小 鬼 (白) 长官唤你。

刘青提 (白) 哦，长官唤我。老身今年——

(二黄原板) 五十整，

悔不该吃斋我又开五荤。

转面来我便把长官一问，

你唤我难人所为何情?

(白) 长官唤我何事?

大 鬼 (白) 只因你在阳世之间作恶多端，阎君大怒，将你打在滑油山前受罪!

刘青提 (白) 鬼哥若是将我放回，从此改过就是。

大 鬼 (白) 改过改过，难免你的心头之火。

刘青提 (白) 长官，此路难行，行个方便吧。

大 鬼 (白) 难行也要行。诸鬼卒拉着走!

[众鬼卒同允。]

刘青提 (白) 苦呀!

(二黄导板) 刘青提未起身珠泪伤惨，

[众鬼卒同喝。]

刘青提 (二黄快三眼)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心烦。

自幼儿吃长斋一心向善，



十八岁进夫门配结良缘。  
遭不幸老员外黄泉命染，  
生一子无踪影绝了香烟。  
因此上心愤恨天地埋怨，  
在中年饮酒开荤、打僧骂道、改变心田。

众鬼卒

(同白) 走呀!

刘青提

(二黄原板) 何立他用言语苦苦相劝，  
到如今铁树开花方有见天。  
悔不该在佛堂发下誓愿，  
从此后破了杀戒、开了五荤、不信神佛、咒骂青天。  
[众鬼卒同喝。

刘青提

(二黄原板) 阎罗王差五鬼白昼活现，  
才将我三魂七魄拉在阴间。  
看起来这时节后悔已晚，  
叹人生如泡如影，如幻如梦，果然有报应循环。

众鬼卒

(同白) 走呀!

刘青提

(二黄原板) 在阴间见了些无情鬼判，  
在阴间见了些剑树刀山；  
在阴间见了些剥皮把草嵌，  
在阴间见了些堆捣磨研。  
行善的到阴间依旧行善，  
只见在走金桥，过银桥，左金童，右玉女，黄幡宝盖金罗伞，他好不威严！  
可怜我作恶的有谁怜念，  
到如今项戴长枷、身背铁链，一步一打、一打一扑，获罪于天。

[众鬼卒同喝。

刘青提

(二黄原板) 今日里解丰都游过五殿，  
眼前边黄沙滚黑雾漫漫。

大鬼恶狠狠执定铁链，  
哪管他路难行扑打向前。  
走得我遍体痛魂飞魄散，  
(二黄摇板) 又只见黑暗暗一座高山。

(白) 长官，前面什么所在？

大 鬼 (白) 前面叫作滑油山。

刘青提 (白) 你我可从此经过？

大 鬼 (白) 正要打此经过。

刘青提 (白) 此山高大，有些难过。

大 鬼 (白) 难过也要过。众鬼卒，拉住走！

刘青提 (白) 苦呀！

(二黄摇板) 听说要过滑油山，

[刘青提上桌子。

刘青提 (二黄摇板) 不由刘氏心胆寒。

未曾迈步身先颤，

[刘青提跌下桌子。

刘青提 (二黄摇板) 一跤跌在地平川。

(白) 哎，长官，我浑身疼痛，行个方便吧。

大 鬼 (白) 你这泼妇，不打不行！众鬼卒，与我拉住走！

刘青提 (白) 咳！苦啊！

[众人同下。

(完)

## 《滑油山》赏析

李 勃



目连戏是京剧的经典剧目，但在实际演出中却不以全本演出为主，多见折子戏，比如《滑油山》《游六殿》《刘氏望乡》《罗卜路》《孟兰会》《魔障》《戏目连》《思凡》《定计化缘》等。这些折子戏不仅将目连戏的经典部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同时更适合京剧艺术的舞台表现，因此深受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剧团的保留剧目，经久不衰。

根据《中国鬼文化大辞典》记载，《滑油山》是传统戏曲剧目。叙述刘青提在冥府滑油山的苦状。刘青提因不信神佛被阎王罚使受苦。当她行至滑油山时，道路油滑难行，苦不堪言。这时看押她的鬼就告诉她，这是因为她生前在佛前吃荤所致。刘氏遍历刀山剑树油锅血池之苦及煎熬剥剖等刑。游至第六殿，冥王又命鬼卒押往滑油山受罪。刘氏披枷戴锁，一路哀求，挨打受骂，备极惨苦。此出系老旦之唱工戏。有《戏考》本、《戏学汇考》本、《京戏考》本等。

京剧是在乾隆年间先后进京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的基础上，不断吸收秦腔、汉调、弋腔等演唱艺术，逐渐形成的以唱西皮、二黄为主的新剧种。追溯京剧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徽剧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程长庚有着“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的美誉，他对京剧艺术的形成有重要的贡献。程长庚是安徽潜山人，工皮黄老生，还擅长昆曲表演。他是三庆班的首席老生，后掌管三庆班。据记载，

他“登台一奏，响彻云霄；虽无花脸，而充耳膺心，必人人如其意而去”，而《滑油山》就是这位艺术大师的常演剧目。

除了程长庚外，近代戏曲史上还有许多擅长演目连戏的艺术家，老生“后三杰”之一的汪桂芬和老生汪笑侬都擅长反串《游六殿》，而老生演员刘鸿声则更擅长反串《滑油山》。著名老旦演员郝兰田以《滑油山》《目连救母》《游六殿》等最出彩。目连戏中的《孟兰会》则是王瑶卿先生的常演剧目。老旦谢宝云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选入升平署，在宫中常进行《劝善金科》一折的演出。民国初年，老旦龚云甫在北京西四新丰市场内的一次演出，因故临时在杨小楼之后唱了《游六殿》，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折当天节目单上没有出现的戏，却大受观众的欢迎。

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表演相声《改行》时，曾经生动形象地模仿了龚云甫在《滑油山》中“苦啊”的一声叫板，引得满场叫好。可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李多奎在龚云甫去世之后成为京剧老旦第一人，他曾多次演出《游六殿》《滑油山》等目连戏，30年代末，曾有唱片公司高薪聘请他灌制《滑油山》的唱片，这使得我们在今天还能欣赏到其表演风格的独特韵味。

1915年9月19日、21日，张耀如在广和楼演出了《滑油山》和《游六殿》。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至今还保存着1912年9月1日双庆班的坤角小月芬和小金奎在北京文明茶园演出《滑油山》的海报。

据佚名辑《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记载，从光绪八年（1882）至宣统三年（1911）间，普庆、天庆、四喜、荣椿、增桂、福寿、复出福寿班、玉成、庆寿、双庆、祥庆和、后出四喜班、福胜、福庆、长春、承平、春庆、复出安庆班、同庆、复庆、宝胜和都曾排演。

与建国前的演出盛况不同，京剧中的目连戏在建国后就极少出现在舞台上。1952年，文化部先后发出通知，禁演了二十六出在当时看来封建色彩浓郁的剧目，其中就有京剧《滑油山》。虽然1957年5月，文化部又重新开放了这些禁演剧目，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些剧目在演出之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舆论的谴责。随着60年代政治运动起伏不断，京剧迎来了排演新戏的热潮，这使得京剧目连戏中诸如《滑油山》《游六殿》

等折基本上在舞台上销声匿迹。尽管这些剧目鲜有演出，但是其中精彩的表演身段以及经典的唱腔则在后来不断被人借鉴，如京剧著名老旦表演艺术家孙甫亭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后，就曾将《滑油山》中目连母亲刘氏表演中的繁杂身段以及搓步等技巧融会起来，创造出《傅氏发配》（出自《一捧雪》）的身段动作，这部戏一经演出，便使得观众对孙甫亭的表演技巧赞不绝口。

京剧中目连戏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作京剧发展与衍变的历史。因此梳理京剧目连戏的形成过程，也就侧面地弄清了京剧形成的过程。目连戏是京剧的重要剧目，作为传统剧目，目连戏内涵丰富，意蕴悠长，但也十分繁复。因此如何扬长避短，赋予这个题材新的意义，使它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便成为了许多戏曲工作者研究与学习的目标。近年来，曾有齐致翔、杨晓雄改编创作的《目莲救母》（又名《滑油山》），这部戏对目连救母的题材进行了新的探索。在首演过后广受好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祯认为这部改编戏的成功“首先在于增大了作品的容量，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改编本所依当为刘盛通藏《目连僧救母》（全部），由于改编者新的、现代的审美关怀，作品的思想立意发生了巨大变化，情节异动成为必然。原剧刘氏下地狱，是由于其宝贝儿子罗卜被狂风摄走，刘氏念佛信仰破灭，遂毁佛开荤，杀狗佐食，触怒阎罗王，被打入地狱。改编本放弃了刘氏仍然有罪的选择，改编为刘氏之罪是因为‘尼与僧莲花座下盟三生’，刘氏与傅相原来成了私自背佛下山的尼姑、和尚，借鉴、吸收了民间流传甚广的《思凡·下山》的内容，将二者合二而一。无疑，它增大了作品的容量，但改编者没有照搬《思凡·下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式、颇具野性、恣情纵欲的描写，而是将尼姑色空这一人物的行为熔铸于母亲刘氏的塑造，二人结缘是在还俗之后。传统演出中，由于塑造的宗教和伦理双重标准，刘氏既是罪人，又是母亲，人物形象处于分裂、不统一的状态。改编本为尼姑色空经历的增加，改变了刘氏入地狱的缘由，作为母亲，令人尊敬，让人同情，刘氏形象趋于统一。《滑油山》为老旦唱工戏，改编本唱做并重，增强了戏剧的冲突性。全剧仅《别师》《见母》两场，主要人物只刘青提、目连、地藏王三人，

但戏剧性却贯通始终，地藏王是目连的师父，也是佛的代表。三个人物刘青提与目连，目连与地藏王，刘青提与地藏王之间，以及人物自身潜性的心理等矛盾斗争，使情节步步紧逼，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剧作悲剧性结尾，一改以往的合家团圆，共列仙班，使情节发展在高潮中戛然而止，人物思想性格进一步凸显升华，余韵不尽，令人回味。‘救母’成为不能实现的意愿，无可奈何飘零的梦，作品的思想主旨由此得到深化”。

在京剧《滑油山》中，由老旦演员饰演的刘青提是目连的母亲，她是在剧中被赋予浓墨重彩的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物。她在出场的时候是中国古代妇女“出嫁从夫”的典型代表，但随着戏剧情境的深入，她逐渐展示出性格倔强的一面。刘氏有个名为刘贾的弟弟，平日来往不多。傅相去世后他来吊唁，信中问及外甥，刘青提告诉他“前日做斋，多蒙邻里相助，今日谢孝去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刘青提的回信引起了姐弟二人的争论，刘贾认为“吃肉的人红光满面”，因此劝姐姐开荤。刘青提在这场辩论中节节败退，最终听从弟弟的建议，放弃了吃斋。在刘青提开荤后，五鬼来拘，钢叉连射而不反悔。到望乡台，她思量天下人，几个不吃荤，何独我刘四贞，今朝遭酷刑？在阎罗一殿，她反问秦广王：“祭天祭地皆神享，从古至今用不疑，杂牲何能加吾罪？”在二殿，她和楚江王辩论：“人当享用甘肥，为什么反加刑罪？”刘青提这种反抗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

也许目连得到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才有下地狱救母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刘青提在戏里是被当作反面人物塑造的，是背夫背子、违誓开荤的恶妇。但目连戏在写刘氏性格叛逆的同时，也将她母亲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她受刑时诉说妇人家三大苦楚，唱词多达二百多句，明显是引民间歌谣，虽受时代和人物的局限，仍表达出压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心声。字字带血，声声含泪。刘青提是个封建末世的妇女典型。既深受封建思想的奴役，甘心殉命封建社会，又有着新的觉醒，敢于叛逆。她没有被阎王殿苦刑压服，却被目连的亲情感化。她最后与儿子同升天堂，是剧的主题需要，也是同情她的观众的期望。这种愿望限于时代的局限性，也是戏曲观众对于大团圆结局的习惯。

锁麟囊



## 【第一场】

少宾相 (内白) 啊哈!

[少宾相上。]

少宾相 (念) 头戴一枝花，喜事到他家。

(白) 我，少宾相的便是。今天是六月十七，明天是十八，乃是个好日子，娶媳妇的多，我们当宾相的可就忙了。我不免请出我爸爸跟他商量商量。爸爸有请。

[老宾相上。]

老宾相 (念) 学会当宾相，专为他人忙!

少宾相 (白) 爸爸有礼。

老宾相 (白) 儿子少礼。有什么事啊?

少宾相 (白) 您知道今天是几儿了?

老宾相 (白) 真格的……今天是几儿了?

少宾相 (白) 今天十七，明天十八了!

老宾相 (白) 怎么着，明天就十八了。不是你提，我倒真忘了。明天是个好日子，咱们爷俩可够忙的。

少宾相 (白) 真格的，咱们商量商量，谁上谁家去呀?

老宾相 (白) 别忙，我算算：薛家小姐给周家。

少宾相 (白) 这就两处了。

老宾相 (白) 还有赵家跟卢家哪!

少宾相 (白) 这就四处了。

老宾相 (白) 这四处的事情，就够咱们忙的。赵家不要提，单说周家和薛家，那都是有钱的财主!

少宾相 (白) 不错! 都是财主，家中的礼法一定多!

老宾相 (白) 财主当然是礼多，明天你上赵家去，我老人家上周家和薛家。

少宾相 (白) 怎么就应当我上赵家哪?



老傧相 (白) 你听我说呀! 赵家小门小户, 没什么礼法, 你去正合适, 薛家大, 得我去。

少傧相 (白) 您这就是势利眼!

老傧相 (白) 怎么我是势利眼哪?

少傧相 (白) 您想啊! 多大的喜事我没有给人张罗过? 怎么这会儿单让我上赵家那么穷的人家去呀? 您这不是势利眼吗?

老傧相 (白) 得了别说了! 好孩子! 你也够势利眼的。他家穷也得给咱们钱, 富也得给咱们钱。这话又说回来了, 要没有我这个老势利眼, 哪儿有你这个小势利眼哪!

少傧相 (白) 不过怎么说, 明天我也要到薛家去!

老傧相 (白) 别抬杠了! 不论谁上谁家去吧! 想法子把钱赚到家才成! 明天你还是上赵家去吧!

少傧相 (白) 我不去!

老傧相 (白) 你是非去不可!

[老傧相下。]

少傧相 (白) 我偏不去!

[少傧相下。]

## 【第二场】

薛 良 (内白) 走啊!

[薛良提锁麟囊上。]

薛 良 (白) 咳!

(二黄散板) 这几日为小姐出阁期到, 阖府中上与下昼夜奔劳。

(白) 我薛良, 在薛府为奴, 老夫人性情不好, 明日乃是我家小姐于归之期, 老夫人要与小姐绣个锁麟囊, 以祝小姐早生贵子。老夫人命我挑选花样, 前日绣了一